

三十九年前骨肉分离,从此天各一方

64岁杭州妈妈找女儿 想把百万存款亲手交给她

本报记者 章然

64岁的王云娟躺在杭州市一医院的病床上,她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。身边没有亲人,陪她的是一位朋友。

身体不便动弹,她还是会扭头看看手机上不时传来的讯息。她在等寻亲的回音。

寻亲消息是王云娟前些天发布的。1984年,两岁女儿被抱到北京领养,从此再未相见。如今,王云娟想在人生暮年一见女儿,同时帮已去世的丈夫实现遗愿:亲手将积攒多年的100多万元存款交给女儿,以弥补心中亏欠。

7月3日,本报记者联系上了王云娟。

女儿两岁时被送到北京 几张照片她一直贴身带着

王云娟的人生是苦的。“眼泪,流都流不完。”她说。

她出生在杭州南星桥。本来生活无忧,上世纪80年代和邻居小伙子相爱,意外怀上了宝宝。

1981年,王云娟的丈夫因为打架斗殴入狱,被判无期徒刑。

1982年,当时21岁的王云娟生下女儿蒋玲。

为了养活孩子,王云娟无暇休息,开始打零工。

“女儿两岁时,因家境差,家人将女儿送给了北京一户人家抚养。”王云娟提到此事泪水涟涟,泣不成声,她说当时自己闹过、哭过,但孩子最终还是成了别人家的“女儿”。

王云娟留下了几件和女儿有关的东西:周岁时拍的个人照,两岁时被王云娟抱在怀里的合照。

“这几张照片我一直贴身带着。”王云娟说,只要有空,她就拿出来看看,看着看着脸上就是连串泪水。

那之后,她继续在杭州打零工,浴室里旅馆里都工作过,日子过得辛苦。

1998年,丈夫因表现良好减刑释放。夫妻俩相聚,但缺了女儿。

想念女儿却久久未找 担心影响她的人生

杭州离北京1252.8公里,开车15个小时,坐高铁五六个小时,多种交通工具串联着两地。寻找女儿的这一步,为何如今才迈出?

“我们有深深的自卑感。”王云娟说。

夫妻俩无论有多想念女儿,都不敢去找,“害怕影响孩子的前途,毕竟她爸爸有不好的记录,这样去找她,会不会太自私。”

这么多年,王云娟一直在计算着日子:女儿是1982年5月12日出生的,什么时候该上学了,什么时候该中考了,什么时候该上大学了,什么时候该成家了……

她在等一个对女儿影响最小的时间点。

“20多年前我没忍住,找北京的小姐妹去打听过,说是女儿不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。我没亲眼见过。后来,这个小姐妹也失去了联系。”王云娟很想亲眼看一看女儿,看看小时候的笑容是否还在脸上。

王云娟说,丈夫沉默寡言,但也很爱女儿,平时很节省,连抽烟也选最便宜的,就是想多省点钱留给女儿,“就这么省出了一百多万,这是他爸爸的心愿”。

丈夫突然病逝 她希望有生之年能再见到女儿

去年,王云娟和丈夫商量,等到2023年就去北京找孩子见上一面。“算算日子,孩子已经长大,该做母亲了,她应该能理解我们当年的苦。”王云娟说。

但是,刚下决心不久,丈夫突然发病去世。

这一切发生得太急,让她平添许多恐慌。她想,只要有生之年,能见见孩子,完成丈夫的遗愿,自己也就无憾了。

王云娟清楚地记得,女儿左胳膊上有个胎记,今年应该41岁了,1991年时生活在北京海淀区。

她找到了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,找到了永辉寻亲办公室,寻找帮助。

见到女儿后,想说些什么?王云娟一时语塞,“可能最想表达的是,我们当时并不想丢弃她,我们爱她。”她还提到,要把100多万元存款亲手交给女儿。

记者昨天联系了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。对方表示,目前正在积极帮王云娟寻找女儿。



女儿周岁时照片



母女俩当年合影



王云娟和丈夫(已故)



扫一扫
向记者帮
报料

杭州律师详解“老婆大人”风波 订立加盟合同需谨慎 会员卡退费 应由收款方负责

在零食品牌“老婆大人”会员卡停用风波持续发酵后,多个加盟商向本报记者反映,公司更换了供应商,新的货源种类单一,部分为杂牌,公司将仍从原供应商拿货的门店判为违约,到期后解除加盟合同,要求其摘掉“老婆大人”的字号(详见本报前期报道)。

“两个股东闹纠纷,为何要让我们加盟商利益受损?”部分加盟商很是不解。

就此,本报记者咨询了浙江金道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冰洁。

加盟合同中 是否存在不对等协议

多个加盟商给记者发来了《“老婆大人”品牌授权量贩零食店合作协议》。其中,新版合同有条款规定:加盟商在合同有效期内以及合同终止后3年,不得从事类似业务,其雇员也应遵守此约定,违约金为10万元整。

有加盟商质疑:合同中只说明了乙方(加盟商)的违约责任,只字未提甲方(宁波老婆大人企业管理有限公司)的违约责任,这合理吗?

王冰洁律师表示,从法律上来说,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。加盟商在签订加盟合同时应当谨慎,对于双方权利义务、违约责任等重要条款进行认真审查,发现问题要与合作方进行磋商、修订。

竞业限制在商业交易中属于常见条款,限制范围上会在同业务、行业或者类似领域。相关法律未规定零食行业不能设置竞业限制。

两股东闹纠纷后,4月下旬,“老婆大人”自建新供应链,要求加盟商在48小时内转20万元预付货款。多名加盟商反映,新供应商提供的货品来路复杂、品类杂乱。“我们还是希望能继续从大库公司拿货。”加盟商李美(化名)说。

王律师分析,合同若约定“老婆大人”有权指定供应商,则老婆大人有权调整供应链。至于20万元购货款,是特许加盟合同之外的法律关系,现有资料显示,20万元是为了“五一”期间保持商品供应向相关主体支付的购货款,加盟商有权拒绝。

加盟商反映,原合同规定一定距离内只开一家加盟店,但现在要求“不听话”的加盟商摘掉“老婆大人”门头后,就在附近开出新加盟店。

王律师表示,如果加盟合同已经终止,双方便没有合同期内的权利义务要求及约束。

会员卡若无法使用 谁来负责退费

“老婆大人”的品牌方和加盟商、供货方之前究竟谁是谁非?我们无法断言。

但这场风波导致部分消费者的会员卡无法正常使用,确是客观事实。

王律师认为,加盟合同显示会员充值金额由“老婆大人”统一收取,如涉及退费,理应由“老婆大人”退还消费者。

本报记者 俞倩玮 盛锐